

哈哈大笑话

別開生面

新
鮮
滑
稽



千
奇
百
怪

北京打磨廠學古堂印行(二〇五)

25

30

35

40

哈哈大笑話

面世開眼

燕 輪 雷 雷



千 奇 百 出

北京什報學古堂印行 (二〇一)

債精傳

有個姓長的，還叫長該，有一個姓白的，名叫白使，他二人因何有這個名姓，皆因他都是有名的，借了永遠不還的國手，這一日長該借了一個姓定的，名叫定後跟的錢，打算也要長該，誰知定後跟要定了，跟的甚緊，長該急了，找白使求救，白使說，我的本領，不是他的對手，只好找我師傅去，長該說，你的師傅是誰，白使說，我師傅道號債精老祖，在窟窿山修煉多年，修的妙手空空，永度無窮歲月，靈山隱隱，竟成有債神仙，明日我與你，同去拜求，自有解救，二人商議定了，到了五更天打後門裏一個趙不肖，溜出城，一路而來，走過了窟窿橋，繞過了漩人坑，又過了沙土井，行夠多時，遠遠望見一座搖幌山，山前立一對棒槌接起來的樁杆，二人來至山前，見一山洞，洞門上刻着四個大字，窟窿山，洞旁邊有一首詩，上寫着，人見窟窿愁，我見窟窿喜，我非愛窟窿，家住窟窿裏，對門貼一豎條，上寫明日再見，兩旁更有對聯，主聯是，洞裏盡窟窿，不怕你打門打戶，山中無歲月，何愁我過節過年，二人進了洞門，有穿堂三門，上寫着，得過且過，道了穿堂，遠遠一望，盡是空中樓閣，樓下有鋪面兩間，一間開的是油金作，一間是出賣風雨雷雲，又往前走，見一座破廟，匾上寫着窮神廟，進了廟門，見殿宇傾圮，廟貌凋零，壞旗杆前合後仰，破香爐東倒西歪，見一老僧，塔前補納，有一瘦犬，地下酣眠，真是風僧幕化隨雲去，餓虎時來傍佛眠，二人上了佛殿，見上面寫着大窮寶殿，殿上供着一位愁眉不展的窮神，幾個魚頭爛額的窮鬼，兩傍亦有對聯，上聯云本來赤手空拳，那個能帶半文錢去，真是窮神餓鬼

，呈人背燒一柱香來，二人出了廟門，又見小小花園，點綴極其幽雅，有幾枝不開花的石榴樹，上落着一只秃尾巴的鷹，碧桃樹底下，立着一只磁公雞，傍邊一道小河，乃是一汪死水，水裏有五條白吃猴的魚，還有幾個窮蛤蟆，走過了小河，看了兩個小童，在那裏學着騎驢，轉壁玩呢，一個名叫遲遲，一個名叫瞪瞪，白使是認得的，上前招呼，說師兄，師傅在那裏，童兒說，你來的不巧，剛才還在雞罩裏睡覺，如今到後山打獵去了，你二人何不同我前去一看，白使說很好，二人跟着童兒，來至後門，見門上掛着一幅對聯，上聯是但是肉求皆鼠輩，能知射獵亦英雄，童兒開了後門，是後山好一個大圍場，二人立住了脚，遠遠觀看，只見債精老祖，帶領坑崩拐騙四大帥，閃展騰挪四先鋒，七十二路拐子手，八十一路剪綰兵，拉着走狗，駕着秃尾巴鷹，債精騎的是孫贖的牛，手拿關王爺的刀，四大帥也有光眼子騎着馬的，也有騎着母猪打線鎗的，大家正在努力上前，只見半中腰竄出一個野兔子來，債精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，誰知還戴着帽子，一撒手，玩了一個倒栽葱，野兔子略竄子就跑，四大帥說跑了，你我不打關東圍，催着馬就趕，你看好熱鬧一個圍場，真是狐假虎威，倚仗人勢，衆好漢前圍後裏，各禽獸走東奔西，細看禽獸裏，也有還愿的野猪，也有上坟的羊，也有海子裏鹿，也有蹶狐狸，白眼狼，也有帶帽子的野雞，帶柳罐的野貓，還有二尾巴撒糞的兔子，各式禽獸，無一不有，可就是沒猴兒，大家正紛紛打獵，忽見一隻猛虎，奔到老祖面前一撲，撲下牛來，一口啣了就走，衆人連忙追趕，四大帥說，不必去追，老虎不敢吃老祖，老祖是沒人味的，果然老虎至半要鬆了口，聞了一聞，連頭也不回的，一直去了，債精爬將起來，正要想走，又見一隻人熊，撲到跟前，抱着臉就餓，大家說只可不

好了，人熊又來餓臉，快去相救，四大帥說，更不必害怕，老祖是千層厚皮臉，餓了一層，還有一層，大家這才上前扶起，只見老祖果然一毛不拔，分毫未損，搖搖擺擺進後堂去了，長該白使看了半天，一回頭不見兩個小童，白使說，我們兩個趁早到後堂見老祖要緊，二人灣灣轉轉，來在後堂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窮光萬道，債氣千條，堂柱上抱着一幅對聯，上聯是，拆東牆，補西牆，窟窿越掏越大，下聯是，借新帳，還舊帳，把式愈打愈圓，匾是債多不愁，二人上了台階，見左右無門，長該說，你師傅門在那裏，白使說，我師傅門在房頂兒上，二人只得爬進房門，來至老祖面前，雙膝跪倒，偷眼觀看，只見老祖四方腦袋，兩道空心眉，真是一張千層厚皮臉，紅口白牙，抹一嘴石灰，半晌微靜一只眼睛，看見白使說，你到此何幹，白使說，今有長該，欠定後跟的錢，被他跟定，無處躲避，來找弟子求救，弟子是碾子裏洗澡淺得很呢，連夜偷出城來，特求師傅大發慈悲，救長該一命，債精說，甚麼人的錢借不得，單要借定後跟的錢，他的道行不淺，你二人如何是他對手，捏指一算，說定後跟來也，待我設法尋他便了，你二人來的甚早，想來還未吃飯，白使說徒弟們是攪了拿頂，還控着鏡呢，老祖叫遲遲瞪瞪來帶他兩人廚房用飯，童兒帶他二人，來至廚房，見門旁亦有對聯，上聯是，睜眼無半文錢，全憑打算，開門少七件事，不怕飢慌，橫披是吃了再說，進了門，只見倒灶仰鍋，少鹽無米，牆上供着一位冷清清的灶王，亦有對聯，上聯是，可恨日月絕烟火，但愿人人供辣薑，長該說，這下聯我不懂，遲遲說，我們山中朝朝寒食，久不動烟火，灶王爺想吃點辣薑，趕趕寒，說着大家笑了，遲遲瞪瞪，連忙上前燒起嘯胡了炭，坐生出溜鍋，下了一斤不見面，剝一盤，蒸不熟煮不爛的滾刃筋，切了一盤子，

沒纓究的醫羅葡，長該白使，伸出空空妙，張開免開尊，吃了一個淨盤大，又找補一盃沒米稀兒直吃的天愁人怨，貓狗傷心，才來到老祖面前稱謝，債精說吃飽了，叫長該過來，你先搪他一陣，給你戴上我的吹氣帽，穿上我的風奧，拿了我的溜光槌，再與你派兩員大將，一個叫左先鋒摸不着唐脫，一個叫左先鋒抓着馬冒，大家披掛整齊，放了一個烟兒砲，湊胆子出了洞門，與定後跟交鋒定後跟一見長該，大聲斷嚇，說長該，你不該聽了白使這小子的話，打後門逃之夭夭，來找債精，是何道理，今日見面，還有何說，快還錢來，饒你一死，長該一聞此言，到底情虛，覺的打了一個晃兒，站不住腳馬，二把下河拿鴨子，敗下陣來，定後跟直追到洞口，挺身大罵，二人逃進洞來，緊閉跟門，來至債精面前，磕頭請罪，債精說，你二人到底草鷄毛，待為師的設法拴他便了，老祖連忙披掛頭戴一頂紙糊的螞蟻，左手使一根不認杖，右手使一桿一筆勾，坐的是端乍兒癩蝦蟆，遲遲架着秃尾巴鷹，瞪瞪抱定磁公鷄，開了洞門與定後跟相見只見定後跟頭戴，把抓的帽兒身穿打吃飯的瓢兒，八個不答應的片子嘴兒，六親不認的楞子眼兒，七輩五不笑的簾子臉兒四面都是腦杓子的腦殼，左手使的吐絲繞，右手使的是磨鈍子，坐下騎的是瞎子，放一那個驢，一見債精老祖，大聲招呼，說債精，與你何干，快將長該白使交出，饒你一派的生靈，債精也不答話，叫遲遲將秃尾巴鷹放起，定後跟忙用吐絲繞，把秃尾巴鷹套去，老祖又叫賒賒再將磁公鷄擎起，定後跟又用磨鈍子將磁公鷄打碎，老祖一見，心內着忙，說他將二件無價之寶破了，如何是好正好詐敗佯輸，誘他追來，再着巧計債精催定端午蝦蟆，急急逃走定後跟打着瞎子驢，緊緊追隨，債精一面在懷中，掬出一把陰面小扇子來，用手一扇，刮了一陣過風，化

了一道長河，定後跟趕至河上，不見了債精老祖，只見大河阻路，又無大渡船，本有一長橋，又被債精過河拆了，四顧無人，望洋而嘆，正在着急，遠遠望見一只渡船，一個稍公，自上流搖船而來，定後跟連忙招呼，說稍公大哥，你看見債精沒有，稍公說，剛才看見他折了橋過河去了，就在前面不遠，定後跟說，求大哥渡我過河，重重有謝，稍公將船攏岸，定後跟連忙逃上船來，不上船還好，誰知那船，乃是債精變化的，一只沒底兒船只見定後跟兩脚登空，翻身落水，那稍公不慌不忙，用手把臉一抹，現出債精老祖的本來面目，用手指定罵道，定後跟阿定後跟你可上了我的晃當了，管叫你一輩子也拔不出腿來，定後跟在地下叩頭道，我從今以後，再不惹你們長白人了。

●聖賢愁

有一人姓白，綽號白吃無論何處宴會，不請即至，坐下就吃，村人甚惡之，公議在村前三聖祠，立一匾，上書聖賢愁三字，一日呂洞賓，鐵拐李，雲遊至此，看見匾上聖賢愁三字，不知何故乃化作雲遊道人，訪問緣由，土人云，我們這裏有白吃者，吃過一方，見了他雖聖賢也要愁，故有此匾，洞賓說，我二人雖不是聖賢，見了他斷不至於愁，倒要會會他，看他有何白吃之法，二人坐在廟廊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，變了一壺酒，幾碟菜，正要斟酒，白吃已至面前，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，坐在一旁，就要動手吃酒，二仙急忙阻住說，我們這酒，不是白吃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一首，說對了，方准吃酒，說不對，驅逐出境，白吃說，請你二位先生說，洞賓即指匾

上第一聖字說，口耳王，口耳王，壺內有酒我先嘗，席上無肴難下酒，（拔出寶劍將耳朶割下），說割個耳朶嘗一嘗，鐵拐李指匾上第二字說，臣又貝，臣又貝，壺中有酒我先醉，席上無肴難下酒，（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），說割下鼻子配一配，白吃看了大驚，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請客者，輪到我不能不說，只看匾上第三愁字說道，禾火心，禾火心，壺中有酒我先斟，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寒毛表寸心，二仙說，我真豈有此理，我們一個耳一個鼻子，你因何只拔一毛，白吃說，今日是遇見你們二位若要是別人，我連一毛也不拔。

請分子

一人生平最喜請分子，遇事尅扣衆人銀錢，死後閻王痛恨，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，一進地獄，即與衆人說，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各出公分，開一大大天窗，我來承辦，衆人說，我們有錢，不犯着花在黑地獄裏。

嗇刻鬼

有一極嗇刻人，真是不怕餓死不吃飯，人人皆以嗇刻鬼呼之，這一日過河，連擺渡錢都不肯花寧可涉水而過，行至中流，水深過腹，勢有滅頂之凶，急呼岸上人來救我，要救非二百錢不肯一救，嗇刻鬼曰，給你一百文何如，頃刻水已過肩，又呼曰，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，竟至溺水而亡，孽鬼來至閻王殿前，王曰，你只嗇刻鬼，在陽世視錢如命，一毛不拔，今日來至

陰司，帶他去下油鍋，鬼卒帶至油鍋前，只見油鍋聲鼎烈焰飛騰，嗇刻鬼曰，只許多油，可惜太費，若把這油錢折給我，我情愿乾鍋烹，鬼卒大呼喝一聲，將嗇刻鬼用叉挑入油鍋，炸了一個焦頭爛額，少皮沒毛，仍將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，王曰，此人這等可惡，應罰他去變豬狗，嗇刻鬼哭訴曰，罰我變豬狗，我也情願，惟有一件事，我甚冤枉，閻王問曰，你有何冤枉，嗇刻鬼曰，我在陽世一輩子，沒吃過葱，求閻王爺指明，這葱到底是個甚麼味兒，閻王爺怒髮冲冠，指定嗇刻鬼罵曰，你這該死的孽魂，嗇刻鬼連葱都沒吃過，待爲王告訴於你，這葱是酸的，連閻王爺也沒吃過。

鬼擇主

貪字之形，近於貧，未有貪而不貧者，有一人極貪而貧，因貧而死，窮鬼渺渺，來至幽冥，閻王遂判之曰，你這孽鬼，在陽世貪而無厭，終窶且貧，貪不能安於貧，妄想貪求，作孽多矣，應罰你變禽獸昆蟲之類，貪鬼曰，罰我變禽獸昆蟲，實不敢辭，令求大王格外垂憐，俯進我擇主而事，王曰，何擇，答曰若叫我變走獸，我要變伯樂之馬，張果之驢若叫我變飛禽，我要作右軍之鵝，懿公之鶴，若叫我變昆蟲，我要作莊了之蝶，子產之魚，王遂赫然斯怒，只而罵之曰，你這孽障，如此揀擇，與陽世作官而揣缺而肥瘦者何異，宜罰作一烏龜，既是怕窮，今其常常縮頭是既多貪，令其日月喝風，却吃不着一物，貪鬼乃恍然曰，我雖未曾作官，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，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237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